

蒋氏“文胆”

陈阳凤 丁美华 ◆ 编著

陈布雷

chen bu lei



权威专家审阅该书稿后评价：“该书史料真实，文笔流畅，逻辑清晰，可读性强，堪称精品。”

长江出版集团
湖北人民出版社

蒋氏“文胆”

陈布雷



1949年12月

蒋氏“文胆”

陈布雷

chen bu lei

陈阳凤 丁美华◆编著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湖北人民出版社

鄂新登字 01 号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蒋氏“文胆”陈布雷/陈阳凤,丁美华编著.
武汉:湖北人民出版社,2009.3

ISBN 978 - 7 - 216 - 04977 - 1

- I. 蒋…
- II. ①陈…②丁…
- III. 陈布雷(1890 ~ 1948) — 生平事迹
- IV. K827 = 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48714 号

蒋氏“文胆”陈布雷

陈阳凤 丁美华 编著

出版发行: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湖北人民出版社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邮编:430070

印刷:武汉市楚风印刷有限公司
开本: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
字数:189 千字

经销:湖北省新华书店
印张:12
插页:2

版次:2009 年 3 月第 1 版
印数:1 - 7 000

印次: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定价:28.00 元

书号:ISBN 978 - 7 - 216 - 04977 - 1

本社网址:<http://www.hbpp.com.cn>

前言

陈布雷作为一朝主子之“大内御笔”，一干就是 20 余年，这在中国历史中是仅有的。正由于这样，他了解他的主子，他熟知他的主子，因而，“自我了断”以前，留下了一束遗书，甚至留下了他死后如何发布消息的嘱托，这也是古今中外历史上的第一个。用台湾当代学者李敖的话说，“临死为了怕‘反动派捏造谣言’，就先自己捏造谣言，把自杀捏造成病死了”；又诚如他的贴身秘书蒋君章所言：“宣传，宣传，一生从事宣传，到后来连老命都赔了进去。”

陈布雷死后一度成为谜，死后 50 多年，关于他的死，还一次又一次地被提起：

一次是陈布雷死后不久，主要是针对他是“心脏病猝死”还是“自杀”而亡，结论不是前者，而是后者。

一次是上个世纪 50 年代后期，接着是又一次即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期和中期。大陆有关媒体发表了陈布雷五妹之子翁植耘《郭沫若与陈布雷》《陈布雷旧事数则》诸文以及陈布雷副官陶永标《回忆陈布雷先生》，再次涉及到陈布雷自杀问题。这个时期，在台岛，《中央日报》《传记文学》等媒体也积极地参与了这一讨论。半个多世纪以来，关于陈布雷之死因，大体有三种说法：

一是他虽然身处国民党政治中枢上层，但他头脑中始终保持着异常冷静和客观的见解，以他从政 20 多年的经历，凭着他深远的目光，已经看透了过去的一切。国民党分崩离析、兵败如山倒以致最后垮台是在所难免的，他忠心耿耿所追随的蒋介石无法挽救危局，因而审时度势，腹断心枯，决定结束自

[1]



己的生命。

二是精神和身体状况的严重恶化以至感到厌世。由于长期工作劳累、用脑过度，失眠使得他经受了痛苦，故肉体上已疲惫不堪；加上他历来对国民党内部勾心斗角、争名夺利、贪污腐化等种种现象异常反感，忧愤的心情使得他觉得国民党这样下去，前途不堪设想，故而内心苦闷，失望中发出了“如果说我们是给共产党弄倒的，不如说是给自己人弄倒的”感叹，以至积郁成疾，日趋衰颓，于是神经上的刺激和肉体上的损害，相互交替，恶性循环，最终导致了他神经的崩溃。

三是曾经广泛流行的一种说法，因为当时货币贬值，陈布雷多年积蓄所换成的金圆券变成了一堆废纸，最后连家庭生活开支都成了问题，他因此“孤愤难抑，觉得只有一死”。

以上三点，第三点不应是问题。关于这一点，不论是大陆还是台岛，了解陈布雷的人都知道，陈布雷虽身处高位，但一向为官清廉，生活简朴，对于钱财不屑一顾，他的积蓄本身就不多，不可能为了几张金圆券去寻短见。何况在当时，不论时局如何混乱，他毕竟属于国民党上层人物，属于蒋介石的亲信，因而决不可能因为通货膨胀而影响到生计的地步。

那么，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陈布雷弃世呢？

他追随蒋介石，为蒋介石捉刀，为蒋介石出谋献策，参与蒋介石制定方略，实指望他认为正统的蒋家王朝能在中国长久而光大。然而，局势完全出乎他的意料，他悲愤而死。他是为了蒋介石而死，是为着蒋介石赚取面子而死。

这一点，在他一篇又一篇的遗书中交待得十分明白：

关于时局的：

最近常想国家是进入非常时期了，我辈应该拿出抗战的精神来挽回国难，但是我自问身心较十一年以前大不相同，即是共事的同事们，其分心经济，精神颓散……

（遗书·札记）

我鉴于自身体力精神脑力之衰弱，实觉已不能再对国家非常时期作丝毫之贡献……

（遗书·致夫人）

国家遭难至斯，社会浮动已极……

（遗书·致子女）

时局危艰，责任在蒋介石。但陈布雷不怨蒋介石，累累遗书中，处处为蒋

介石开脱,表现出自己甘愿受过而殉:

家人尝劝我:“你这样的衰弱情形,应该让领袖知道你已不堪再供驱策了。”这也是不错,但我何能在这个时候,琐琐地去絮烦领袖呢?

(遗书·杂记)

天佑中国,必能转危为安,蒋公(蒋介石)善保政躬,颐养天和,以保障三民主义之成功,而庇护我四亿五千万之同胞……书生无用,负国负公……

(遗书·上书)

弟以百无一用之书生而妄思自效于党,自效于国,疏脱怠惰,盗窃宁静之虚誉,十余年里,误国之罪,百身莫赎。

(遗书·致程沧波)

国家遭难至斯……然我国家之中心领导此二十年来方针上绝无错误……为父知之最稔。

(遗书·致子女)

陈布雷在满纸遗言中,不时留下“神经陷于极度衰弱”、“自身体力精力脑力之衰弱”、“我身体衰弱,患严重之脑病”等等,给人以真的“假象”,然而透过这种种真的“假象”,字里行间充满着着的“真迹”却是“忧虑绝深”,酿成“严重之心疾”,“累旬自谴自责,致陷极度严重之心疾”,“内心只有悲惭”,“患严重之心疾久矣!”等等。

如果说,陈布雷身体和神经衰弱,是因为长期伏案,超负荷地起草文稿,那么,“严重之心疾”,就能例外吗?非也。其实,“三十一年、三十二年、三十四年之春之夏”其脑病(困扰多年的失眠症)就非常严重。但那个时候,是抗战胜利就要到来之时,他以为,抗战胜利了,中国就有希望了,中华民族就有希望了。抗战8年,陈布雷写下了不少抗击日寇的檄文,又是在何等状况中挥毫完成的。在那个时候,他没有感到累,没有觉得精力不济、脑力有限。惟独抗战胜利了,他却疾病缠身,决定以“绝决”的方式“谢恩”。其中奥妙,令人深思。

其实,在中国封建史中,以死“谢恩”,历朝可见,可以说是俯拾皆是。“君要臣死,臣不敢不死”。这种死虽然也悲怆,然而,谁也没有认为是“枉死”,相反,被认定为是理所当然,是有名有节。因此,陈布雷之死,恰恰反映了一个真实的陈布雷。50多年后,再看陈布雷之死,其真正原因,是“愚忠”、“奴性”



而死：

在陈布雷之前，蒋介石笼络了一批舞文弄墨之士如邵力子、邵元冲、叶楚傖等等。从黄埔军校到他掌握国民党军政大权，蒋介石的军政文稿大都由他们协助撰写拟定；从蒋介石政权确立直到抗日战争结束，蒋所重用的人还有董显光、潘公展和陶希圣，当然主要是陈布雷。如果说，这类文人被称之为蒋介石政权幕僚的话，那么，陈布雷则是幕僚中的核心人物，所谓“文胆”，即蒋家王朝之“大内御笔”。

陈布雷在蒋家王朝中能处于这样一个显赫的位置，主要是他具备了这样两个条件：一是有非凡的文采，以才而进；一是他更符合蒋介石的道德标准——陈布雷自幼受过严格的中国封建传统文化教育，练就了他过硬的文学本领。他的文笔犀利，才思敏捷，下笔千言，落字成史，文章有骨有肉，有声有色，颇富吸引力，时人称之为有特殊成就之文人。更为难得的是，陈布雷虽然接受的是传统的中国文化教育，未曾飘洋过海，但在他的不少文章中——不论是早期发表在《天铎报》《申报》《商报》的文章，还是后来为蒋介石起草的诸多文稿，都具有时代的进取精神。应该说，这些客观条件均为他成为蒋介石王朝的核心人物而成为历史的必然。

至于陈布雷能受到蒋介石青睐而终为“大内总管”，更为关键的是因为他符合蒋介石的“德”的标准：那就是“忠”和“奴”，就是他能绝对忠诚地侍奉主子而不计功名利禄。他只愿做“私人秘书”而且恳求“位不必高”、“禄不必厚”等等，而且他说到做到，都能身体力行。他虽然做过中央党部书记长、中央候补监察委员、教育部部长、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次长（实际为部长）……但最终，只是侍二室主任，实际上，干的就是“私人秘书”。

政治尤其是中国政治，对于高层来说，最忌讳的是“野心”。陈布雷没有野心。他可以巧妙地“修补”、“调整”乃至“完善”蒋介石的一些决策，但他从不“自作主张”。在民族生死存亡关头，他也只是借自己的笔“力挽狂澜于既倒”，然而他终生的准则，即他与主子蒋介石的关系，诚如他所言：“蒋是火车头，拉着国民党的火车，在不平的路基上跑得太快，左右摇摆太利害时，我便紧急‘刹车’，使之速度稍减，保持平衡”而已。

在蒋介石拖拉的火车上，陈布雷作为“大内”人物 20 多年，不但未因政治生活的残酷倾轧淘汰，相反，他的地位越来越稳固，蒋介石不止一次以诸葛武侯的《陈情表》要求陈布雷做文章，在陈布雷 50 寿辰之时，蒋介石乃以诸葛武

侯的“宁静致远，澹泊明志”亲笔提签，以“墨宝”相赠。这就促使陈布雷由“忠”而“奴”——不但持“墨宝”的手抖个不停，而且打从心灵深处而“诚惶诚恐”，决意“尽忠”，以报“皇恩”，最终回归到中国传统文人“士为知己者死”的陈腐之道。因此，没落腐朽的封建士大夫观念，才是最终断送陈布雷生命的原因。

不是吗？蒋家王朝中众官僚、众将领、众幕僚，面对大势，纷纷更弦易张之时，惟独陈布雷，在他坚守的“忠臣不事二主”、“烈女不嫁二夫”的封建士大夫观念下，默默地打好了与众不同的主意，决心以“死节”“殉主”。这个既忠且奴又弱不禁风的矮小身材的陈布雷，这个才华横溢的江南才子，原以为惟此可留名节以千古，殊不知，最终只能孤零零地横卧于杭州九溪十八涧口，“功苟一生，黄土一抔”，陪伴他的只是那块连带的同等孤独的青石墓碑。

目 录

前 言 /1

一、他选择了自杀 /1

陈布雷“走了”。陈布雷带着他对兄弟姐妹的深情“走了”；带着他对妻儿的眷念“走了”；带着他对“党国”的“忠诚”“走了”；带着他对同仁的期盼“走了”。

陈布雷走得很平静。一捧安眠药让他昏昏然走得好“自信”。

他是写完最后一篇札记，发出“任何人都可以鄙视我、责备我”的叹息后走的；

他写下了与友人、兄弟之间的友情，发出“只有罪愆，别无可说”的自白后走的；

他写下了与妻子的恩爱，发出“我实负君，无容可求谅解”的哀鸣后走的。

……

他的躯壳才走，可他的灵魂早已走了。他的躯壳正追赶着他的灵魂。

大势已去，他选择了死亡！

他决意魂归故里。

1. 轰动宁城的惊天要闻 /1
2. 死亡前奏 /6
3. 一束遗书不了情 /13

4. 魂归故里 /26

二、求学之路 /31

他叫陈训恩，从小聪颖。

世代经商，父亲的家业越办越红火，但他拒绝子承父业。实指望他饱读经书，考秀才、考举人、考进士、中状元，锦袍加身，光宗耀祖。

未想到，童子试“背榜”，他只考了个倒数第一。父亲痛心疾首，然而他却不服气。

时隔仅仅一个月，宁波府城赶考，他拿了个真正的第一。

陈布雷成长得快，堂兄陈纪怀成为他终生的引路人。少年陈布雷，读《毛诗》《尔雅》《礼记》《春秋左氏传》；更读《新民丛报》《浙江潮》《警世钟》。前者，牢固了他的国学功底；后者，开扩了他的眼界，充实了他的精神。

甬江退学，打击了他的幼小心灵，然而西子湖畔——浙高的后学，却充实了他的人生底蕴！只是天生体质虚弱，断了他的求学前程。

1. 初试“背榜”，再试夺魁 /31
2. “青年求学，尤须注重道德” /39
3. 就学西子湖畔 /45

三、报业雄风 /51

陈布雷进入政治舞台是从办报开始的。

1911年初春，偶尔的机缘，陈布雷代编报纸，然而这一代便不可收。每日两则短评，每三日一篇社论，“迷津唤不醒，请作布雷鸣”。布雷——面包孩儿的趣称，让他一举成名，一展雄风。

报纸不是舞台，只是阵地。

1912年元旦，孙中山就职临时大总统，发表《告友邦人士书》，陈布雷将英文译成中文，不但《天铎报》得到首发权，陈布雷也因此名声大震。

1920年，陈布雷就教效实中学，兼任《四明日报》撰述，接二连三的短评、随感录让他报业生涯独显其不凡的政论才情。

这年冬，他投身《商报》，“畏垒”笔名让读者怀念布雷，从此有文字雅俊者，“在北颜旨微，在南惟畏垒”。

1. 趣雅的“面包”——布雷 /51
2. 直刺时弊之“畏垒” /58

四、“文胆”生涯(上) /67

他——陈布雷——横溢的才华、高洁的品质,令蒋介石倾慕。

陈布雷,风尘仆仆,由上海,而南京,而南昌,一挥而就《告黄埔同学书》,令蒋介石赞叹不已。

蒋介石、陈果夫介绍陈布雷加入国民党。

蒋介石挽留陈布雷。陈布雷答应只做蒋介石的私人秘书。但蒋介石执意不准。陈布雷害怕沾上政界,却累累官运亨通。

蒋介石第一次下野,陈布雷陪蒋介石游西湖,从此感情弥深。

一篇《祭告总理文》,有声有色、情文并茂,折服国民党高官,也让陈布雷透视了国民党各路“豪杰”的灵魂。

1. 初见蒋介石:一挥而就《告黄埔同学书》 /67
2. 跟定蒋介石 /78
3. 有声有色《祭告总理文》:震撼“群臣” /85

五、“文胆”生涯(中) /93

陈布雷一生著作等身,但却未留下自己的只语片言。他的文章,都跑到别人那里去了。这个别人,就是蒋介石。

民族存亡关头,他用自己的笔“挽狂澜于既倒”以报国,一篇篇抗日檄文,让蒋介石的抗日调子越唱越高。然而抗日侵略,才是他的灵魂。

但是,“文胆”并不好做,篡改历史、编造《西安半月记》,让他折笔长叹:难捉刀!捉刀难!

做,难;难,也得做!

何惧日机空袭,哪怕敌人轰炸,多少个不眠之夜,热血佳作纷纷问世,陈布雷以他独特的方式为蒋介石作出了自己的贡献。

1. “慢慢与邻邦道来”——草拟《敌乎?友乎?》 /93
2. 苦心编造《西安半月记》 /104
3. 最得意的撰拟——《抗战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》 /116
4. 空袭中的杰作——《八·一三告沦陷区民众书》 /122

5. 热血佳作——《告入缅将士电稿》/128

六、“文胆”生涯(下) /133

位居一人之下,万人之上,陈布雷完全成为了蒋介石独裁政府亲信中的亲信,嫡系中的嫡系。

多少人攀龙附凤,然而他仅守自己的圈子;多少人的命运掌握在他的笔下,然而他从不徇私,他的人格让人崇敬。

他不仅以文字效忠蒋介石,而且在行为上也为蒋介石奔走:为主子,他夜探汪精卫;为主子,他不惜做说客,将孔祥熙贪污大案化为乌有。

蒋介石为陈布雷 50 寿辰的贺词,恩宠有加,让陈布雷难以自己;宋美龄不间断馈赠“三五”烟、美国奶粉,让陈布雷感激涕零。“知我者,蒋公也”,报“皇恩”而五体投地。

然而,直到觉醒时,隐逸之路不通,只能寻求他自己知道的归所。

1. 慷慨檄文——《驳斥近卫东亚新秩序》而直刺《艳电》/133
2. “知我者,蒋公也”/143
3. 护孔保蒋做说客 /149
4. 不想办报刊 /153

七、命不该长 /157

陈布雷平生为人谦谨,与世无争,却难以善始善终。

张文白张治中,是他的挚友。陈布雷受蒋介石之命,监视张文白 6 年,然而,知布雷者,文白也;陪布雷者,亦文白也。子女一大群,唯璉儿知父,怜父。但蒋介石一个“提醒”,让他绝然在“家里不谈政治”;女儿说得有理,他却担心“他肯放过我吗”;女儿劝他做自己想做的事,他仍然难以自己。璉儿可怜父亲,但最终怜不了父亲!

续弦夫人王允默,贤惠善解人意。眼看着油尽灯枯的他,急在心里,疼在心里。一切劝慰枉然。惟一的选择,烧香拜佛、求签敬菩萨,然而,这也只能是暂时的自我慰藉!

大厦将倾,或降,或去香港,抑或都是很好的退路。

他独独选择了自杀——一条不归路!

1. 张文白陪陈布雷,仅仅是陪 /157

2. “怜儿”怜不了父亲 /161
3. 求签拜佛救不了丈夫 /173

主要参考书目 /178

后 记 /179

他选择了自杀

1948年11月14日清晨，一则惊天新闻轰动宁城！

陈布雷“走了”。陈布雷带着他对兄弟姐妹的深情“走了”；带着他对妻儿的眷念“走了”；带着他对“党国”的“忠诚”“走了”；带着他对同仁的期盼“走了”。

陈布雷走得很平静。一捧安眠药让他昏昏然走得好“自信”。

他是写完最后一篇札记，发出“任何人都可以鄙视我、责备我”的叹息后走的；

他写下了与友人、兄弟之间的友情，发出“只有罪愆，别无可以说”的自白后走的；

他写下了与妻子的恩爱，发出“我实负君，无容可求谅解”的哀鸣后走的。

……

他的躯壳才走，可他的灵魂早已走了。他的躯壳正追赶着他的灵魂。

大势已去，他选择了死亡！

他决意魂归故里。

1. 轰动宁城的惊天要闻

秋风秋雨愁煞人。



1948年秋天,这是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最后一个秋天。

金陵秋早。栖霞山的枫叶正红,可通往中山陵国道两旁的梧桐却已叶落纷纷。风卷残叶,一忽儿东,一忽儿西,不知归程何处。

昔日歌舞升平的六朝古都南京,如今一片混乱!国民党军队在辽沈战役惨败后,战局急转直下,政府中枢动摇,党内军内失败主义流行,金圆券崩溃,物价狂涨,社会动荡,交通阻塞,打家劫舍者横行,风声鹤唳,人心惶惶。一时间,各种消息流传于南京:

“石鼓路裕丰米行遭抢严重,饥民纵火焚屋!”

“白下路一带米厂遭抢,警察鸣枪示警,饥民冒死上前,酿成严重冲突!”

“明星大戏院演员每人每天一斤洋山芋维持生计,其景堪怜。”



■陈布雷像,摄于1948年

“教师‘罢教’，商人‘罢市’，学生‘罢课’，老虎灶‘罢烧’，不一而足。”
“徐蚌会战下撤伤员，流离失所，沿街乞讨。”

……

历史是无情的，国民党在大陆的完蛋，已是不可抗拒的了。

这年的11月14日清晨。

一则惊天新闻轰动宁城。

《中央日报》第2版以三栏长题，刊载着这样一条新闻：

陈布雷氏昨日心脏病逝世
总统夫妇亲往吊唁明大殓

这天，洛阳纸贵。《中央日报》成了人们的抢手货。不论是达官贵人，还是初识文字的市民，更有那些学生，争相阅读。

《中央日报》的新闻原文如下：

（中央社讯）陈布雷氏于昨（十三）日上午8时，以心脏病突发逝世。陈氏前晚与友人谈话后，仍处理文稿，一切如恒，就寝为时甚晚。昨晨，随从因陈氏起床较晚，入室审视，见面色有异，急延医诊治，发现其脉搏已停，施以强心针无效。陈氏现年59岁，体力素弱，心脏病及失眠症由来已久，非服药不能安睡。最近数日略感疲劳，仍照常从公，不以为意。不料竟因心脏衰弱，突告不起。噩耗传来，各方人士对陈氏学问事业之成就，公忠体国之精神，无不同深景仰。当兹国步艰难之时，失此硕彦，尤为可惜。陈氏遗体于昨日下午5时移入中国殡仪馆。蒋总统夫妇亲往吊唁。陈夫人已自沪赶返。中央党部已成立治丧委员会，筹备丧事，定明日大殓。

同一日报纸即这一消息右下则，附载着陈布雷的简历：

（中央社讯）陈布雷先生原名训恩，字彦及，别号畏垒。浙江慈溪人，14岁，补诸生。嗣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。早岁致力教育及新闻事业，历任沪甬各学校教习，各报主笔，尤以辛亥革命在《天铎报》撰文及北伐前后在上海《商报》笔政最为海内宗仰。民国十六年以后，历任浙省府秘书长、教育厅长，中宣部副部长，教育部次